



浙江文献集成

郁達夫全集



第八卷 杂文(上)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本卷主编 李杭春

郁達夫全集

第八卷 杂文（上）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本卷说明

本卷收作家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八年间的政论、随笔、启事、演讲、题辞等杂文一百四十四篇(则),其中《假使做了亡国奴的话》、《倭寇的穷技》、《大家振作起来》和《战事的文艺作家》四篇为首次收入全集的佚文。收入本卷的作品,大多以作家结集的版本为依据,未收集者,则以初次发表的版本为据,仅对一些明显的排印错误有所修订。

本卷作品均按写作时间先后编排,无明确写作时间者,则据初次发表时间。

本卷由陈力君负责审校。

目 录

郁达夫启事·····	(1)
艺术家的午睡·····	(2)
对 话·····	(4)
《现代评论》启事·····	(8)
牢骚五种·····	(9)
广州事情·····	(15)
预告《读了〈广州事情〉》·····	(21)
告浙江教育当局·····	(22)
在方向转换的途中·····	(25)
达夫启事·····	(28)
诉诸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界同志·····	(29)
郁达夫启事·····	(31)
谁是我们的同伴者·····	(32)
乡村里的阶级·····	(36)
讨钱称臣考·····	(38)
《白华》的出现·····	(40)
《关于文艺作品的派》的订正·····	(42)
郁达夫启事·····	(43)
私窃创作原稿者赐鉴·····	(44)

中学生向哪里走·····	(45)
评《开明英文读本》·····	(50)
军阀的阴谋,消灭异己的政策 ·····	(51)
学生运动在中国·····	(52)
寻找鲁迅启事·····	(58)
悼罗佩脱·孝脱义士·····	(59)
“天凉好个秋”·····	(62)
Huala! Huala! ·····	(65)
说死以及自杀情死之类·····	(66)
说食色与欲·····	(70)
寒冬小品·····	(73)
梦想的中国 梦想的个人生活·····	(75)
山海关·····	(76)
营救郑毓秀博士的提议·····	(78)
炉边独语·····	(81)
从法治转向武治的日本·····	(85)
非法与非非法·····	(87)
一文一武的教训·····	(89)
谣言预言之类的诞生·····	(91)
说宣传文字·····	(93)
谈健忘·····	(95)
为小林的被害檄日本警视厅·····	(97)
说妥协·····	(99)
政权和民权·····	(101)
说木铎少年·····	(103)

说春游·····	(105)
声东击西·····	(107)
自力与他力·····	(109)
说冒骗·····	(111)
著书与教书·····	(113)
清谈的由来·····	(115)
说模仿·····	(116)
有目的的日记·····	(118)
大学教育·····	(120)
睡病颂·····	(122)
暴力与倾向·····	(123)
错误的悲剧·····	(125)
中国人的出路·····	(126)
秋阴叢记·····	(130)
说公文的用白话·····	(133)
谈结婚·····	(134)
说产业落后国的利益·····	(136)
新年试笔·····	(138)
元旦感想·····	(139)
小学教育与社会·····	(140)
说“沉默”·····	(142)
说谎的衰落·····	(144)
上海的将来·····	(146)
驻美德国大使的抗议·····	(147)
说姓氏·····	(149)

武士道的活用·····	(151)
参观平津书画版画联合展览会题词·····	(153)
说肥瘦长短之类·····	(154)
东南地狱·····	(156)
苍蝇脚上的毫毛·····	(159)
中国妇女应上哪儿跑·····	(163)
残年急景·····	(164)
答《申报·妇女园地》沁一先生·····	(169)
说(勸)杭州人·····	(171)
毫毛三根·····	(173)
清贫慰语·····	(176)
娱霞杂载·····	(179)
教育要注意发展创造欲·····	(185)
璨霞道情·····	(187)
弄弄文笔并不是职业·····	(190)
怎样消暑·····	(194)
中国是一个灾国·····	(195)
出版界的年轮·····	(197)
人与书·····	(199)
中国文学让外国人来研究·····	(200)
不幸而为中国女子·····	(201)
新年的旧事·····	(202)
读明人的诗画笔记之类·····	(204)
郁达夫启事·····	(206)
新生活与现代生活·····	(207)

高楼小说·····	(211)
青年的出路和做人·····	(227)
防空自卫庸谈·····	(231)
说写字·····	(234)
儿童节题词·····	(236)
战争与和平·····	(237)
东门老圃放言·····	(240)
我所喜爱的文艺读物·····	(242)
祝 辞·····	(243)
关于使用国货·····	(244)
就家字来说·····	(246)
支那の現状に就て ·····	(248)
附：中国的现状(译文) ·····	(256)
可忧虑的一九三七年·····	(261)
世界动态与中国·····	(262)
日本の朝野よ支那を見直せ·····	(266)
附：日本朝野应重新认识中国(译文) ·····	(272)
鲁迅先生纪念奖金基金的募集·····	(277)
郁达夫启事·····	(279)
“九一八”六周年的现在·····	(280)
假使做了亡国奴的话·····	(281)
战时教育·····	(282)
倭寇的穷技·····	(294)
文化界的散兵线·····	(297)
九国公约开会·····	(299)

对于九国公约国会议之要求·····	(300)
文救协会理事会告诸同志书·····	(302)
预言与历史·····	(305)
救亡是义务·····	(307)
日语播音的宣传要点·····	(308)
手民之误·····	(310)
这假冒还胜似那假冒·····	(312)
大家振作起来·····	(314)
不厌重复的一件事情·····	(315)
自大狂与幼稚病·····	(317)
读胡博士的演词·····	(319)
郁达夫启事·····	(321)
我们在后方·····	(322)
承前启后的现代儿童·····	(323)
抗战自入第二期后·····	(324)
战事的文艺作家·····	(326)
郁达夫启事·····	(328)
我们只有一条路·····	(329)
郁达夫启事·····	(330)
抗战周年·····	(331)
政治与军事·····	(333)
轰炸妇孺的国际制裁·····	(336)
苏日间的爆竹·····	(338)
国与家·····	(340)
西方的猴子·····	(343)

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	(345)
财聚民散的现状·····	(347)

郁达夫启事

我平常做的东西很少，这很少的作品也只在《创造》上发表，并且发表时都署我的真名。近来有许多朋友写信来问我，以为某报上的两篇小说是我做的，我不得不在此地声明一句：“我并没有做那两篇小说”。我更要请我的朋友注意，我是从来不用雅号的，请诸君不要弄错了。

（原载一九二三年二月《创造》季刊第一卷第四期）

艺术家的午睡

晚上沿街弄着乐器且行且唱的人，是古代的诗的遗物。世界上无论哪一国都有，中国内无论哪一处都流行的。在月光下，在微风里，或是萧条秋雨之中，或是霏微小雪之下，伤心人听之觉得悲哀，得意人听之觉得快乐。我愿跟了这些 Minstrels 走尽天下，踏遍中国。

世界主义的实行者是乞丐和娼妇，真的国际联盟，应该从世界乞丐同盟和世界娼妇联盟始。

平生最恨的是警句(Paradox)和狗。不爱警句，因为可发的警句太少，不爱狗，因为犬吠声太多。G. K. Chesterton 是警句大家，M. Maeterlinck 是狗的爱护者，我平时不爱这两人的著作。

日本文里，译者与役者同音。译者是译书的人，役者是演戏的人。日本的役者，多是译者(因为日本的伶人多能翻译外国文的剧本)。中国的译者，都是役者(因为中国的译者只能做手势戏)。这便是中日文化程度的差异。

坐轮船过太平洋的时候，每想坐火车，坐火车过秦淮河的时

候,只想坐画舫。

一九二三,七月二十四日

(原载一九二三年八月三日《中华新报·创造日》,据《达夫全集·奇零集》)

对 话

来客 你近来发表的东西，何以总是颓丧得很，消沉得很。使你颓丧的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主人 我自家也不知道。并且我自家不知道我的态度究竟是不是世俗所说的消沉与颓丧。这也是当然的，因为我若自家知道自家的病状与病源，那我就可以下对症的药了。

客 你近来读书么？

主 什么也不读。

客 做东西么？

主 什么也不做。

客 你大约是一个厌世家罢！

主 这话不通。我生在世上，系由我投到世界怀里来的，决不是世界闯入我的生命里来的，只有世界可以厌我，而我决不能厌世，我哪有厌世的权力呢？

客 你大约对于中国的社会与政治，有所不满罢？

主 中国的政治弄得好也罢，弄得不好也罢，社会进步也好，退步也好，与我个人却是没有多大的关系。

客 要是大家都取这一种不问不闻的态度，中国岂不要亡了么？

主 现在的中国人谁不取这一种态度？

客 那么现在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那些外交家、理财家，难道多

在取这一种态度么？

主 喔，那些东西！他们是猴子。

客 这是什么话？

主 他们因为吃了太饱，消化不了，所以爬上秋千去耍。而站在圈外的人看了，以为是在玩把戏给他们看。并且有些猴子因为贪得不堪，于饱满之余，更要窃取圈外人的食物，被窃的那些可怜的人类，还在喜乐，说猴子好玩。

客 猴子的贪图无厌，都是由我们旁观者的不问不闻的态度养成的。

主 你难道说我有杀猴子的利器么？

客 你虽没有利器，你可以宣传他们的罪状。

主 宣传得厉害的时候，却好了一批新起的猴子，去代替旧的。法国的革命，也是如此，中国的革命，也是如此。

客 这样讲来，中国是完全绝望了么？

主 我也不能预言，不过最近三十年内，怕没有大的变革吧！

客 何以见得？

主 因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太安乐了。改进的大障碍，不是几个有兵力的人，却是那些大猴子和小猴子，就是替那几个有兵力者吮痂的人，其次是替吮痂者吮痂的人，最后是物质生活安定的人。中国之大，有兵力者，只有几个？我们若有一个拼一个的决心，那么斩草除根，灭尽武人是很容易的。而中产阶级则不然，他们寄住在武人翼下，为类颇多，偷安苟活，情愿把自家的金钱妻女，献给武人。他们心里只欲图一时的安闲，所以听到变革二字，就惶恐得不堪，要竭力的出来阻止。这些人若一个一个的除了，那么武人就失其依据，不倒

而自倒。但是要杀尽这一阶级,却非易事,因为你我或者多是这一阶级的人啊!哈……哈……哈……

客 那么我们就去宣传覆灭中产阶级吧!

主 你又来了,我不是刚和你说过。宣传是没有用的么?

客 那么现在叫我们干些什么呢?

主 什么也不要干,什么也不要做,你只须懒惰过去,就是第一个社会改革家。

客 你的话愈讲愈奇怪起来了。

主 这理由是很简单的。你若要造成大变革,你非要有大多数的贫民不可。你懒惰一天,社会就可以贫弱一天。大抵一个中产阶级者,当他的财产没有荡尽的时候,决不会对贫民表示一点同情,也决不会起一点希图变革的心思。非但如此,若有了一点财产,他必要欺压贫民,阻止变革的。所以我说,你若是一个中产阶级者,你先必要懒惰过去,把你的财产荡尽,然后去和贫民协力合作。你若已经是贫民了,那么你第一应去讲究如何能使那些有产者也得马上变成贫民的法子。这个法子,也只有“懒惰”二字,可以当之。

客 何以呢?

主 因为贫民勤劳一天,所得的大半不得被有钱的人吞去。

客 这是马克思的学说罢?

主 不是,这是拉发古的主张。

客 那么我们来宣传“懒惰”就对了罗,何以说用不着宣传呢?

主 不对不对,因为你这一次教他懒惰之后,下次就不能教他制炸弹了。所以宣传是无用而有害的。

客 中国于最近三十年内,没有大变革,你是根据什么而讲的?

主 我根据我自家的生活而言。中国地大物博，人民的生计，总还容易谋得。像我这样的懒惰无为，每天尚有饭吃，何况那些猴子们呢？衣食不穷的人，你无论如何诱他请他，要他加入变革运动，他一定是不肯的。所以现在的中国，决不会起绝大的变动，都因为大家的衣食，还容易谋得的原因。三十年后，怕生计的艰难，要与今不同了。以我个人的推算，大约大变更之起总在三十年以后，六十年以内。

客 你在希望这样的大变动么？

主 因为希望着也是无益的，所以我并不在希望。

客 我听你讲了半天，好像在做梦似的，什么也捉摸不到。

主 这样就对了罗，你要捉摸什么！被你捉摸着了，怕你就要生厌呢。

客 今天天气好得很，你不出去散步么？

主 我近来吃饭都懒得吃，还要散什么步？

客 我要去了。

主 你去罢！

（原载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北京大学经济学会半月刊》第十七号）